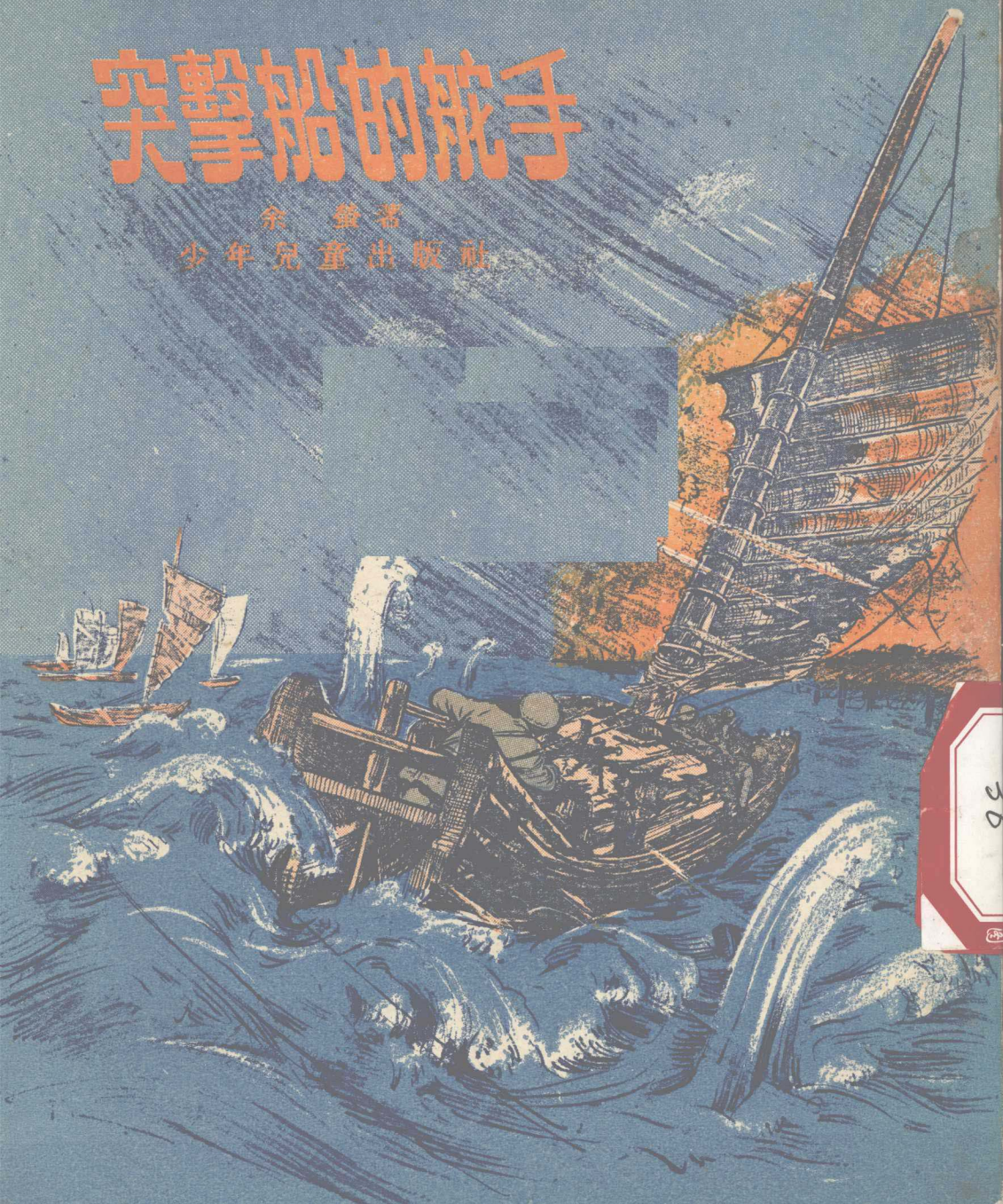


突擊船的舵手

余 發 著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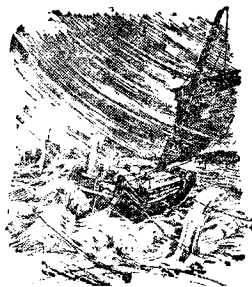
653.1

4334/2

突擊船的舵手

余 螢 著

李 天 心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內有五篇故事，主要是寫解放軍怎樣和人民在一起解放沿海島嶼，並鞏固祖國海防。

其中有寫船戶們怎樣幫助解放軍捉住蔣賊的敗兵和軍官；有寫突擊船的舵手在解放某海島時，冒着敵人的砲火，掌舵前進，終於首先完成作戰任務；有寫山洪暴發時，解放軍戰士怎樣冒着生命危險，保障了新建築的公路大橋。這些故事寫出了解放軍和沿海人民的英勇和機智。

書號：文 0013 44 千字 定價(4)二角五分

突擊船的舵手 (高)

著 者	余	瑩
繪 圖 者	李 天	心
裝 幀 者	馬 如	瑾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

1955年4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23180

開本787×1092 1/28 印張2 11/14

上海市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

目 錄

一枝左輪槍·····	一
孩子王和小飛魚·····	二
突擊船的舵手·····	三
公路大橋·····	五
鑽進網裏來的魚·····	五

一枝左輪槍

風暴起來了。

烏雲像野馬一樣奔跑着，不一會功夫，海面上淺紅的霞光消失了；海水由淺藍變成鐵青，變成墨綠，變成深灰的顏色。電光一閃一閃，然後像一枝火箭從天上直射下來，撕破了烏雲，鑽進黑沉沉的大海裏。「霹靂、嘩啦」，一個劈雷在海面上炸開，轟隆隆的響聲在羣山中間衝來撞去，吵吵嚷嚷鬧成一片。海水像發了瘋，狂亂地跳着、捲着、翻着、吼着。呼呼的狂風從海面上衝進了港灣，衝進了港灣的小鎮。

小鎮上的人都躲進屋子裏去了。屋頂上被石塊壓着的瓦片格格格地響着，窗縫、門縫吱溜溜地叫着，牆壁也嚇呆了，得得得地在那裏直打哆嗦。

鎮脚下的沙灘上，橫七豎八躺着十幾隻大船小船。在這狂風中，它們也搖搖晃晃，抖個不停。

電光一閃，一個更大的劈雷在半空中炸開了，接着「咔嚓」一聲，山崖上冒起了一股熊熊的火光。



船上的人都從艙裏跑出來，指點着狂舞的火苗說道：

「崖子上老枯樹遭雷劈了！」

「劈得好，劈得好！」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叫着說。

不一會，暴雨嘩嘩地從天上倒下來。

這座小鎮活像一隻守在河口子上的大螃蟹。一條小河從遠遠的山裏流出來，繞過它的身旁流進大海。它的兩隻大鉗子伸出海面，抱住山坡下的一道港灣。漲潮的時候，灣裏灌滿了水，船隻就能自由在地進出。

前一天中午，幾隻貨船進了港，卸了貨又裝上貨，等今天下半夜潮水上來就要開船了。

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水手們都到鎮上水塘裏洗了澡，把身上的鹹腥味洗掉，在鎮上買了點豆腐乾、蝦皮、醬菜，打了點地瓜酒，就三三兩兩回到船上，把買來的東西在船頭攤開，一面乘風涼，一面喝酒、聊天。

「看樣子這裏沒有幾趟好跑了。」一個老水手呷了一口酒，用手臂擦擦鬍子說道。

「怎麼了？」旁邊一個光着上身的水手問。

「聽說——」老水手小心地向兩邊看了一眼，然後用兩根手指比劃了一個「八」字，低聲接着說道：「要來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另外一個水手問。

「當然，聽說十天前就過了省城了。」

「老爹，」一個瘦瘦的，渾身黑得發亮的小傢伙眯着眼，伸過頭來問道：「這個，好不好？」他也學着老水手用兩根手指比劃了一個「八」字。

「小鬼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總不會也叫你挨槍銃子就是了。」

大夥圍的一聲笑了。小鬼一下紅了臉，皺皺鼻子，哼了一聲，把頭掉開去。天上還留着淡淡的晚霞，遠處海水一閃一閃地發亮。小鬼手裏捏着一塊豆腐乾，一動也不動地朝山崖子瞪着。

這個小鬼的名子叫蕭阿庭。他今年雖然才十一歲，可是船上的本領却很行。划舢板他划得飛快，爬桅桿他賽過猴子，海水的性子他也懂得一些。

在這船上他頂小，誰也不叫他名子，都叫他小鬼——小鬼就小鬼吧，本來就小嘛，這有什麼——可是大家待他却很好；尤其是那個老水手，待他就像自己的小孫孫：半夜給他蓋被，上岸的時候給他帶吃的，行船的時候教給他掌舵的門

道。他跟這夥人在一起很快活，幹起活來，雖然小，還常常搶在頭裏。

剛才老水手的一句玩笑話叫他紅了臉，他是跟老水手紅臉嗎？當然不是，他是想起了一樁恨人的事。每一次想起了這樁事他就要紅臉，就要咬牙齒，就要瞪着眼愣半天。

這時他瞪着山崖子尖尖上那棵孤零零的老枯樹。他瞪着瞪着，天模糊起來了，山崖子也化掉了，忽然那棵老枯樹活了，慢慢，慢慢，懸空向他走過來了。走過來，走過來，這又不是樹，是個穿黑斗篷的蔣介石軍官。那黑軍官張牙舞爪地叫着：「快搖，快搖！」他自己叫得比黑軍官還響：「你沒有看見嗎？頂頭風，船走不動！」那黑軍官猛的拔出一枝左輪槍，對着他的小肚子，狠狠地就戳……

他打了一個寒戰。一眨眼，天上的紅雲沒有了，山崖子鐵青着臉還聳在那裏，崖子尖尖上還站着那棵孤零零的老枯樹。他扭轉頭狠狠地「呸」的一聲吐了一口唾沫。

「小鬼，你怎麼的？」那個光着上身的水手叫了起來。「半碗酒都給你糟蹋了！」

他仔細一看，看見唾沫在酒碗裏飄着，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來，大夥也哈哈笑個不停。老水手一面笑着，一面抖抖的指着他說：「這小鬼又想出神了。」

他又看了看老枯樹，忽然，叫了起來：「老爹，看雲，又要起風了！」老水手抬頭一看，果然天邊邊上有一條又細又長的黑雲橫掛在那裏，就說道：「可不，勁頭準還不小哩，夜裏船開不出去了。」

另一個水手說：「這又要耽擱一個潮水！」

風吼着，雷滾着，雨嘩嘩地下着……

老枯樹的火苗起先還掙扎着，在大風裏狂飛亂舞，像要從樹身上跳下來，用力飛到天上去似的；可是暴雨一陣一陣澆下來，沒多久，它熄了。

天上，海上，沙灘上，山崖上，都黑了；只有閃電偶然照亮一下。從船艙裏，小鎮的屋子裏漏出了一絲兩絲燈光；過後，這一絲兩絲燈光也一個個的滅了。夜來了。

阿庭睡在船艙裏已經很久很久了，他還沒有睡着。那棵着了火的老枯樹老在他眼前晃着，吐着火苗。他不知道爲什麼，看着這火苗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火苗晃着，晃着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在他眼睛裏熄掉了，滅了……

不久，一陣「劈里——啪啦」的聲音把他驚醒了。他睜開眼，只見艙裏的人都已經起來，擁在艙門口；睡在他身旁的老水手正來推他。他不知道出了什麼

事，一骨碌爬起來。老水手壓着嗓子叫他：

「小鬼，醒醒，岸上打槍了。」

打槍？是強盜搶劫來了？他一下從人縫裏鑽到艙門口，只聽見岸上呼呼隆隆的，手電光晃來晃去，電一閃，他才看清岸上黑麻麻的一羣人正向沙灘跑下來。

「來了！」他脫口叫了出來。「這麼多！」

「快進來，當心槍子兒鑽你們腦袋！」老水手在後面叫着。

大家回到艙裏，阿庭還想多看一會，再看個清楚，但是被老水手一把拖進艙裏，把艙門關上了。

睡在後艙的船老闆也鑽進這間艙裏來，眨巴眨巴着眼睛問道：「老、老爹，這怎麼回事呀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敗兵！」老水手回道。

「啊！又要倒霉，又要倒霉了！」船老闆低着頭，絞着手指。

老水手說的不錯，那正是國民黨敗退下來的隊伍。

敗兵像落在網裏的魚，在沙灘上擠着、撞着、罵着、叫着，他們一個個渾身淋得濕透，爭先恐後地要往船上爬。一個繫斜皮帶的傢伙第一個爬到他們船上

來，一脚踢開艙門，打着手電在艙裏亂晃，叫着：「船老闆，船老闆！」船老闆抖着兩片嘴唇，出去了。

「緊急公事，你這船要送我們到對面島上去。」

「這，這，官長，船上有、有貨。」船老闆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不行，這是命令！軍情緊急，違抗命令就槍斃！」

「老總，呃，官長——」老闆遞過去一疊鈔票。

那個紫皮帶的一巴掌把鈔票打落在艙板上，叫道：「這時候誰要這些廢紙，俺要船！」

雨嘩嘩地打在船篷上，別的船上也一樣吵着、嚷着，他們吵嚷些什麼，艙裏簡直聽不清。阿庭心裏好像有什麼蟲子在爬，想跑出去，被老水手一把拉住了。

在手電、馬燈、閃電的亮光裏，他緊緊盯着那個紫斜皮帶的傢伙。他看這傢伙真像一隻禿尾巴，掉在海裏又爬到岸上的狗，渾身水滴滴的，不停往岸上提心吊膽地張望着，一會兒又露着惡狠狠的牙齒狺狺叫着。他的心有點跳，但是又忍不住想笑。

已經有好些兵爬到船上來了。那個紫斜皮帶的向他們大聲說着什麼，接着就聽到前艙艙板被翻開了。

阿庭壓低聲音跟老水手說道：「老爹，搶貨了。」

老水手在黑暗中搖搖頭，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，低低說道：「他們逃命還來不及哩！」

船老闆鑽進艙裏來了，他摸到老水手身旁，抖着道：

「老爹，船拜、拜托你了，我上鎮找、找貨主去，這幫該、該殺的強盜。」

船老闆剛鑽進後艙，那個紫斜皮帶的傢伙一歪身子進艙了。兩個提着馬燈、端着盒子槍的兵跟着進來，接着好些大包袱、小包袱、大箱子、小箱子遞進來了。紫斜皮帶的傢伙揮着手上的左輪槍向艙裏人叫着：

「出去，出去！」

大夥拿起自己的棕衣披上，擠到船尾去了。船頭船艙裏裝的鮮貨一綑綑被扔到沙灘上。

雨小了，風的勁頭落了，閃電也打得沒氣力了。在混亂嘈雜的聲音裏，「嘩，嘩」，潮水越來越近了。

忽然，鎮子那頭響起了密密的槍聲，就像新船下水時候放的鞭炮一樣，「劈啪，劈啪」，又響又脆，一閃一閃的紅光在黑暗中跳着。

那個繫斜皮帶的傢伙——他軍帽脫掉了，頭上纏着一圈紗布——手裏拿着槍，一下從船艙裏鑽到船尾來。阿庭看得很清楚，他那枝槍的肚子上也有個又粗又短的輪子，一下，血衝到他的臉上來，他咬住自己的嘴唇。

那傢伙一手搭住船篷向船尾上的人叫道：

「船老闆，船老闆！」沒有聽到應聲，他又叫：「他媽的，船老闆呢？」

老水手把阿庭推到自己身子後面，回答說：「老闆上岸去了。」

那傢伙差一點跳起來。「他媽的，快開船，開船！」

老水手扶着舵把，不慌不忙地說：「船還擱在沙灘上哩。」接着就拿起烟袋來點火。

那傢伙很快向船外看了一眼叫道：「潮水不是上來了嗎？」

老水手點着了火，回答道：「水還淺，船還沒有漂起來哩。」

「推，你們都給我下去推！」

「這麼大的船，怎麼推得動？」老水手使勁吸了一口烟，臉綳着，眼睛裏却有兩顆小火星跳動着。

那傢伙一蹶腳，又鑽進船艙裏去了。

烟頭火照亮了老水手一對笑咪咪的眼睛。阿庭擔心地說：「老爹，船快漂起

來了。」

老水手拍着他的頭道：「不要緊，小鬼，魚總會落在網裏的。」

鎮上又一大堆敗兵退下來，雖然那些繫斜皮帶的傢伙大喊大叫，又下命令叫上了船的敗兵開槍打他們，他們還是像山坍了一樣退了下來，跌跌踉踉在潮水裏掙扎着，划着兩隻臂膀，向這些船游來。

子彈越飛越近了，硫磺氣味都噙着嗓子了……那些小舢板已經漂起來，掉轉頭向港外開了。

大船上的敗兵看到小舢板已經往外開，就一個個跳下水往小舢板趕過去，趕到了船邊就扳住船舷往上擠。小舢板被弄得在水裏直打轉，走也走不動，而更多的兵又湧過來。原來上了船的兵開槍了，開槍也不行，一個倒下去，更多的抓住船舷。

大船剛剛漂起來，在水上晃了一下，那個繫斜皮帶的傢伙又竄到船尾上來，急着叫道：「船漂起來了，開船，開船！」

老水手慢吞吞地說道：「不行呀！這船吃水深！」

那傢伙火了，跺着腳，舉起那枝左輪槍，吼起來了：「不行也得行！你這個

老混蛋，難道你私通共產黨？」

阿庭覺得自己頭皮一麻，突然緊緊抱住老水手。老水手拍拍他的手臂，又看了那傢伙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說行就行。夥計們，拔錨，開船吧。」

風歇了，雨也停了，岸上的槍聲也沒有了。東方天邊上隱隱透出了一道白色的微光。

潮水嘩嘩地響着，櫓吱吱呀呀地哼着，船上的敗兵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傻在那裏。只有那個繫斜皮帶的傢伙擠在船頭上，推一下這個，戳一下那個，催着水手們：

「用力搖！他媽的，快！使勁！」

老水手沒有讓阿庭到船頭上去，他一手摟住他的肩，一手掌着舵。阿庭心裏真覺得奇怪，岸上怎麼不打槍了呢？就放這幫強盜跑了？他盼望船頭上搖慢點就好了。對，慢一點，那些人就能找到船，追上來。他真想看到那個繫斜皮帶的被人一把抓起來，他那枝有輪子的槍一定也會被人家拿去。一想到這枝槍，他心裏又燒起來了，他仰起頭跟老水手說道：

「他們忙什麼嗎？搖這麼快！」

老水手沒有答理他，光看着口子兩邊的山崖——那兩枝螃蟹鉗子——好像要在那裏找見什麼東西似的。

前面小舢板已經快划到口子上，就要出口子了。

突然，「噠噠噠噠」像幾條火龍從兩邊崖尖上竄下來似的，好幾挺機槍在上面開火了。

船上的人一下子都慌了，大船上的人搶着往艙裏鑽，小舢板上的也拚命往下擠，恨不能鑽到船縫裏去。船像遇見風浪似的搖晃起來。

那個繫斜皮帶的傢伙從後艙伸出半個頭來，向着老水手喊道：「快開！衝，衝出去！」

老水手不知道是要壓過機槍的聲音，還是怎麼的，也大嗓子喊道：「不行了，給螃蟹鉗子鉗住了！」

那傢伙沒有聽懂，大聲地問：「什麼？」

老水手又說道：「衝不出去，被扼住頸子了！」

剛才機槍一響，阿庭就被老水手按倒在艙板上。這時他聽老水手的聲音有點發抖，知道老水手心裏正高興哩！也就忘了害怕，翻身坐起來，滿心快活地看着那個繫斜皮帶的傢伙，心裏說道：